



百花唱本

5



(小剧本)

卖薯苗

卖薯苗

菜田会诊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百花唱本（5）

龔 蓁 苗（小剧本）

百花文艺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天津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

开本 737×1092 1/32 印張 1 字數 22,000

1963年11月第1版 196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8,500

統一書号：T10151·327

定价：0.08元

卖 薯 苗 (歌)

湯吉震 改編

人 物 韓根生 榮軍，某公社孔家庄生产队队长，四十二岁。

拴 福 孔家庄生产队队员，二十四岁。

玉 珍 孔家庄生产队会计，二十岁。

孔汉三 孔家庄生产队副业组长，五十三岁。

吳 六 吳村集人民公社社员，五十岁。

大 虎 吳村集人民公社社员，二十五岁。

刘 杰 某专区报社记者，二十六岁。

茂 生 乡邮递员，二十岁。

第 一 場

(幕啓时，正是五月的山野，村旁柳綠，布谷声声。社員們正趁雨
后赶栽紅薯。)

(拴福气冲冲地走上。)

拴 福 (唱)汉三作事理太差，急得拴福没办法。

紅薯苗子全卖掉，我看大家栽个啥？

怒气冲冲把山上，告訴社員快回家。

順着大路往前走——

刘 杰 (內声)同志！同志！

拴 福 哎！

(接唱)誰在后面喊叫咱。

(刘杰騎着自行車，来到拴福面前，身不离座，用左腳支住車子。)

刘 杰 同志，到孔家庄怎么走？

拴 福 往北！

刘 杰 还有多远？

拴 福 (斜視刘杰，略思片刻)一百五十丈！

刘 杰 你們这儿不是論里嗎？

拴 福 論里？哼！論“理”怎么不下車？

刘 杰 (大悟，翻身下車)哦，同志，对不起！因为急于赶路，礼貌不周，請你原諒。

拴 福 这，这，別客气！庄稼人不会說話……

刘 杰 不，你很会說話，对我帮助很大，我虛心接受你的批評。

拴 福 呃，不敢当，只要你不見怪就行了！哎，你这位同志是那个单位的？

刘 杰 我是报社記者，叫刘杰。

拴 福 哦！是来采訪韓根生队长的吧？

刘 杰 你怎么知道？

拴 福 今天早晨县里通知我們队里的时候，正好我也在場。

刘 杰 原来你就是孔家庄生产队的呀！

拴 福 嗯！（想起刚才的事情，抱歉地）哎，刘同志，剛才我和別人吵了几句嘴，正在气头上，冲撞了你，千万别当回事儿！

刘 杰 嗨！你这是說到哪里去了！哎！韓队长在家嗎？

拴 福 不在。他起早到城里去了！

刘 杰 啊，今天回来不？

拴 福 他决不会……（故意拖声不往下說）

刘 杰 怎么，他今天不回来了？

拴 福 (作了个鬼脸)哎，他决不会不回来！

刘 杰 哎哟，你吓了我一跳！

拴 福 嘻……这叫不说不笑不热闹哇！（略有所思）哎！我说刘同志，等我们队长回来，你可得好好写写他呀，他可是早该上报啦！

刘 杰 怎见得？

拴 福 刘同志呀！

（唱）韩队长好比那苦海生人，讨过饭放过羊家道赤贫；

为人民谋幸福参加革命，打鬼子歼蒋匪屡建功勋。

战场上为抢救负伤同志，一条腿负重伤锯掉半根，

领导上劝慰他住院疗养，他要求回家乡建设农村。

刘 杰 他回村以后怎么样？

拴 福 （唱）为生产他学会夹拐锄地，为工作他学会骑车出村，

为社员他不顾疲劳残废，为大家谋福利日夜操心。

刘 杰 真是一条铁汉子！

拴 福 这还不算：

（唱）他办事无私弊忠诚热情，全村人都称他铁面包公；

邻队里有困难他主动帮助，好比那手与足情同弟兄。

刘 杰 哎，我正准备写一篇你们生产队支援邻队的通讯，你能不能举几个例子，详细介绍介绍？

拴 福 怎么不能？

(唱) 河东村被水淹庄稼遇險，俺們队去帮助搶救两天；

胡家堡受雹灾粮种缺少，暫借粮三千斤作为支援；

我們队育薯苗早有經驗，主动地到邻队把技术傳；

赵家村缺薯种育苗困难，三十万紅薯苗主动支援。

这本是以往事很不全面，刘同志找队长当面谈談。

我有事要上山不能陪伴，請同志多原諒回头再談。

刘 杰 好，謝謝，再見！(揮手告別)再見！

拴 福 回头見！(下)

刘 杰 (自語)这位同志談的和县委談的情况一样，看来，韓根生真是个模范人物，也真是一篇很好地通訊报道材料。嗯，我得到队里，再訪問訪問。(推着自行車下)

第 二 場

(景同前場。)

(韓根生拄着双拐，匆匆上。)

韓根生 (唱) 我听說有記者在队里等，不知他来采訪什么事情，

离县城来在了南山脚下，忽然間我想起一件事情。

青年們栽紅薯在西长岭，天近午不知道是否完

工？

我順便走一趟前去看看，

〔拴福內聲：“隊長，隊長！”

韓根生 啊！

（唱）不知道追賊我有何事情？

〔拴福跑上。

拴 福 隊長，我向你賀喜。

韓根生 什麼事兒？拴福。

拴 福 隊長，有一個叫劉杰的記者來採訪啦，說是要把咱隊支援兄弟隊的事寫稿登報。眼下，他正在隊部等你哪！

韓根生 哦！這還值得大驚小怪？不過，咱們在這方面還很不够，更值不得登報。

拴 福 怎麼不够？事實不是多着哪！你聽我說說……

韓根生 別說啦。搞社會主義嗎，誰還不幫助誰？這還值得夸耀？再說，每次咱們幫助人家的時候，人家也付出一
定代價給咱們，咱們有什麼理由再討一分榮譽？

拴 福 這……

韓根生 別這個那個的啦！我問你，紅薯栽好了沒有？

拴 福 咳！別提啦！

韓根生 啊，怎麼啦？

拴 福 咳！

（數板）叫隊長你別着急，聽我仔細告訴你。

剛才我回村取苗子，遇到玉珍正在生氣。

我問她為了什麼事？鼓着小嘴不樂意。

她說一棵苗子也沒有，全被漢三賣給吳村集。

韓根生 啊？這是為什麼？

拴 福 你听呵！

(数板)我一听此話着了急，两眼冒火生了气，

急忙去找孔汉三，可巧街头把他遇。

韓根生 你就該好好問問他！

拴 福 問啦！

(数板)我一看他們正裝車，紅薯苗子放了一地，

我立即上前来阻拦，拉住汉三問根底。

唉！有誰知——

汉三不說其中意，反把鬍子一擰翻臉皮。

他怪我爱把閑事管，他說这事与我沒关系。

韓根生 怎么沒关系？搞好生产人人有責，为什么不許問？
真是乱彈琴。后来呢？

拴 福 咳！

(数板)我压住火，沉住气，慢慢和汉三讲道理，

好話說了无其数，沒料想——汉三还是要嘴皮。

紅薯苗子他不給，气得我，赶紧上山送消息。

可巧在这里遇見你，請問这事怎么处理？

韓根生 哎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？前天队委会上說得明明白白，要把剩下的五万亩紅薯秧子，撥給你們青年，要你們在西长岭的开荒地里栽。这样，不单秋后能多賣給国家余粮，还可以用这笔收入，給你們修个俱乐部。这是大家通过的，为什么孔汉三又自作主張，把苗子卖了？

拴 福 队长，这个决定孔汉三也知道嗎？

韓根生 他是副业組长，又是保管薯苗的人，我最早还是和他商量好的，怎么他又变卦了？

拴 福 队长，这个决定，我們青年可是万分欢迎啊！今

天，天沒亮，大伙儿就上山了。一心要利用这个休假的日子，彻底完成任务。沒想到苗子全卖了，这不是誠心打击我們青年的积极性嗎？

韓根生 最气人的是不执行决定。今天我再到县淀粉厂，专給你們簽訂了一份秋后出賣十五万斤薯干的合同，事到如今，可怎么办哪！咳，这个孔汉三，簡直是乱彈琴。

拴 福 队长！孔汉三从前在吳村一家油坊干过事，我看，他准是为了私人感情，不顾队上的計劃，才把苗子卖給了他們。

韓根生 这也很难說！不过……

拴 福 买苗子的或許還沒走，咱們快回去，也許能截下。

韓根生 走，看看去！

拴 福 (神气地)走！（二人急下）

第三場

〔幕啓时，一堵石砌磚頂的矮院牆橫貫眼前。院牆偏右，开着兩扇木制小門。左边露出一幢厢房山牆。山牆上开有窗戶，兩扇玻璃窗門緊緊關閉。窗外垂柳隨風蕩漾。院內矮樹、花木露出牆外。院門右边，有一棵高大的洋槐。樹下放有小桌、小凳。再前面是一片晒谷場，正晒着新收割的大麥。院牆兩旁是道路。

这就是孔家庄生产队的办公室。随着乐声啓奏，山牆的窗門慢慢打开，透过垂柳，可以看見一位姑娘扶在窗前。这就是孔家庄生产队會計玉珍。她脸上帶有不愉快的神色，长叹一声：

玉 珍 咳！

(唱)东風吹来艳阳天，山青水秀百花鮮。

纵然景致再美好，玉珍哪有心意看；

心中恼恨孔汉三，私卖薯苗为哪般？

會議決定他不管，這事真叫我為難。（扶窗望）

咳！怎麼隊長還不回來？（忽然發現一群雞鴨唧唧嘎嘎地在偷吃大麥）哎喲！這是誰家的雞鴨，又來偷吃隊上的大麥！（趕雞鴨）噉——啥！噉——啥！（生氣地）你看這些賴皮鬼，趕它還不走，哼！非打不可。

（玉珍拿掃帚跑出院門，滿場追打。）

玉 珍 噉——啥！噉——啥！

（滿場雞飛鴨叫，鬧成一團。玉珍掄起一把掃帚，向著飛遠了的一只公雞扔去，正好吳六上場，掃帚打在他的頭上。）

吳 六 （摸頭）哎，小姑娘，為什麼打我呀？

玉 珍 老大爺，我趕雞失了手，對不起！

吳 六 咳！算我倒霉，不必客氣。哎！小姑娘，你們隊里的會計在嗎？

玉 珍 我就是。有什麼事？

吳 六 真是有眼不識泰山，失敬了！……

玉 珍 有什麼事你就說吧！

吳 六 我是吳村集人民公社的，名叫吳六，是來送紅薯苗子錢的，請你開張發貨票給我！

玉 珍 開發票？

吳 六 嗯！（往外掏錢）

玉 珍 （思忖片刻）不行！這發貨票我不能開。

吳 六 啊，為什麼？

玉 珍 （唱）出賣苗子我不曉，怎能隨便開發票；
隊長回來追查我，責任重大担不了。

吳 六 哎！

（唱）就是不開發貨票，也該打張收款條。

空口没法把眼报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

玉 珍 說不开就不开！

吳 六 哎，哎！这样吧！你就光开张收款条子吧！不然……

玉 珍 不开！什么条子也不开！

吳 六 哎！小姑娘，你这是怎么啦？

〔此时，韓根生拄着双拐，拴福替他推着自行車，二人汗流滿面上。見此情景，站立观察。〕

玉 珍 这事得等我們队长回来研究一下再說。

韓根生 什么事？玉珍！

玉 珍 啊！队长回来了。剛才……

吳 六 (急插嘴)哦，这位就是队长？(向韓)队长，我們名正言順，买了你們的薯苗，不开发票，没法报賬呀！

玉 珍 队长，是这么回事儿……

韓根生 不用說了，发票不开。(向拴福)你去看看，別讓他們把苗子拉走！

拴 福 是！

〔拴福把車子交給玉珍，急急走下。玉珍將車子推进院内。〕

吳 六 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

〔玉珍上。〕

韓根生 玉珍，你把孔汉三叫来！

玉 珍 孔汉三騎着車子到东村集上去了。

韓根生 去干什么？

玉 珍 他沒說。

韓根生 玉珍！

(唱)紅薯苗队委会已有安排，你为何眼看着叫他出
卖？

为什么不坚持會議决定？这件事你办得可不应

該。

玉 珍 隊長！

(唱)薯苗子不能賣我全知道，為阻攔我和他多次爭吵，

他還說這件事與我無關，有錯誤他負責當眾檢討。

韓根生 哼！

玉 珍 他還說這是為了支援……

韓根生 鬼話！

(這時，吳六看出事情不妙，也不要收款條子了，把一迭票子放在小桌上，著急地。

吳 六 好，好，不開發票就不開吧！快忙點錢吧！我們還有二十多里路呢！

韓根生 (將錢推給吳六)把錢拿去，把苗子卸下，我們不能賣！

吳 六 啊，不賣？為什麼說話不算話？

(唱)賣出去的貨，潑出去的水，
既然賣出去，怎麼能翻悔？

韓根生 (唱)漢三私作主，擅把薯苗賣；
內中有隱情，請你多担待。

吳 六 (唱)成交一句話，怎能隨便改！
買賣凭信用，怎能說不賣！

再說，我們是被你們的人從集上攬來的，又不是我們找上門來的，不賣可不合情理呀！

韓根生 (語氣緩和地)咳！

(唱)漢三賣薯苗，我全不知道。
計劃被打亂，生產要糟糕。

吳 六 (唱)這事你找他，我全管不着；

买卖既成交，要的是薯苗。

〔刘杰上，見此情景，奇怪地观察着。〕

韓根生 哼！随你怎么說吧，反正薯苗不能卖！我們的計劃还没完成呢！

刘 杰 〔插話〕哎，你們的种植計劃不是早就完成了嗎？

玉 珍 这是新近的补充計劃。

韓根生 〔扭头一看〕这位是誰？

玉 珍 这是剛来的报社記者刘杰同志！

韓根生 〔和記者握手〕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在县里听說過。〔轉向玉珍〕玉珍，客人住的地方安頓好了沒有？

玉 珍 〔迅速把最后几个字写完，將紙条遞給韓〕安頓好了！

韓根生 〔轉向一边，展开紙条念〕“苗子最好忍痛卖了，因記者正采访我队支援兄弟队的事迹。”〔看完，生气地把紙条撕碎，向玉珍〕

〔唱〕誰来采访也是一样，实事求是不能乱讲，
不要打肿臉面充胖子，弄虛作假理不应当。

玉 珍 〔羞愧难当〕看你……

韓根生 不卖就是不卖！〔扭头拄双拐进院，下〕

玉 珍 咳！〔垂头丧气地跟下〕

吳 六 〔轉向刘杰〕咳！你看多么糟糕，他們的副业組长把苗子卖給我們了，当队长的又不让卖。咳！这怎么办哪！

刘 杰 走！咱們到办公室，好好商量商量去！

〔刘杰、吳六进院内。〕

〔一陣吵鬧声，由远而近，片刻，拴福和大虎吵嚷着上，乡邮遞員茂生背着送信包，紧跟解劝。因为說話結巴，解劝中，动作多于語言，急得滿臉通紅。〕

大 虎 你这人真不讲理，紅薯苗子是我們用錢买来的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们拉走？

拴 福 这是我們队长的意見，有理你找我們队长說去！

大 虎 你們队长怎么样，他也得讲理！

茂 生 哎！你、你、你們少說几句吧！

〔拴福和大虎根本没有理睬茂生，仍然爭执不下。〕

拴 福 有理走遍天下，无理寸步难行，当然要讲理。

茂 生 你、你、你……

〔拴福、大虎仍沒理茂生，繼續爭吵不休，一声高过一声。急得茂生一句話也說不出来，张着嘴扯这拉那。此刻，刘杰、吳六、玉珍、韓根生聞声从院内奔出，分头解劝。〕

众 人 有話慢慢說，不要吵鬧嘛！

刘 杰 对，反正有理別人也搶不去。大家都落着火儿，有話慢慢說。

〔气氛漸漸緩和下来。〕

大 虎 哼！这簡直是欺侮人！

拴 福 我看你們才欺侮人哪！

众 人 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大 虎 (白了拴福一眼) 我們花錢买的薯苗，他为什么不让我们拉走？

拴 福 因为我們不卖，所以才不让你們拉走！怎么的？

大 虎 这是你們副业組长卖給我們的，又不是我們搶来的！

拴 福 我們队长沒答应，副业組长說了不算。

〔二人一声比一声高，刘杰急忙劝住。〕

刘 杰 好了！好了！都少說几句吧！(轉向韓)韓队长，你看，这事該怎么办哪？

〔韓根生思忖片刻，用和解的語氣。〕

韓根生 咳，同志呀！

（唱）这事你們別見怪，薯苗實在不能賣；
要是你們急需要，咱們平分兩家栽。

大 虎 哼！

（唱）話倒說得挺輕鬆，我們不領這份情！
俺是凭錢來買貨，少給一棵也不行！

韓根生 啊？

吳 六 哼！

（唱）紅薯苗子集上有，沒有你們俺也行；
佛爺爭的是爐香，買賣講的是信用。
哼！我們並不希罕這幾棵苗子，講的是信用。

韓根生 要是這麼說，一棵薯苗也別想拿走。

茂 生 這……（幾次要講話，都被吵聲壓下）

大 虎 哼，說的倒簡單，貨已賣出就得讓拉走，（卷袖）我看誰敢不讓拉走！

拴 玉 福 珍 嗨！你想幹什麼？

吳 六 （見勢不妙，一手抓起桌子上的票子，一手拉大虎）走！把苗子給他們扔下，沒有這幾棵臭苗子，咱們也餓不死！

大 虎 不成！不成！……

〔大虎還想說什麼，被吳六硬拉走了。〕

韓根生 （向拴福）去，把薯苗送到山上栽去！

拴 福 （作個鬼臉）是！（急下）

〔這時，茂生一邊咳嗽，一邊吸煙；玉珍沒精打采地依在樹干上，玩弄發辮梢兒；韓根生坐在小凳上生氣。〕

〔劉杰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，兩眼呆望野外，若有所思。〕

刘 杰 (旁白)都說韓根生热心帮助别人克服困难，可是眼前的事实，偏偏不符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……

〔这时，韓根生突然擂了一下桌子，正在沉思的刘杰吓了一跳。〕

韓根生 这个孔汉三，真是乱彈琴！

茂 生 依、依、依我說，汉、汉、汉三他作的对！

〔大家的眼光，立刻集中在茂生的脸上。〕

韓根生 你說……

茂 生 我、我、我看你、你、你不对。这这这……(咽了几口吐沫，还是說不出来)

韓根生 我怎么啦？

玉 珍 茂生大哥，別急，慢慢說。

韓 根 生 对，慢慢說！

刘 杰
茂 生 (半晌才挤出几个字)我、我当邮递員，走、走的地方多，这事我知道！

韓根生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？

玉 珍 你慢一点說。

茂 生 (一着急更說不出来了)这……

玉 珍 听說讲话結巴的人，一唱就不結巴了，茂生哥，你試試吧！

韓 根 生 对！你就唱着說吧！

刘 杰
茂 生 这……

众 人 別害羞，快唱吧！

茂 生 好，好，我唱！(清了清嗓子，唱着詞韵不合的梆子調)

(唱)前天那場大霜冻，吴村受害真不輕，

玉 珍 (嗤的一声笑了)哎，果然不結巴！

韓 根 生 哎，別笑，好好听！

刘 杰
茂 生 (接唱)二百亩包米遭霜打，嫩苗苗倒臥在地当中。

无奈何只有栽紅薯，苗子正缺五万整。

因此派人来购买，孔大伯好心才答应。

众 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！

韓根生 (向茂生)你呀，剛才嘴巴貼上封条了？

茂 生 (憨笑)剛、剛、剛才我，我插不上嘴！

众 人 (齐笑)是呀！他插不上嘴！

韓根生 玉珍！你赶快去告訴他們別卸苗子，全賣給他們了！

玉 珍 哎！（急下）

茂 生 (向众人)我、我、我也得去、去、去送信了！

韓根生 再見！

〔茂生揮手告別，急下。〕

刘 杰 韓队长，你們把苗子賣給他們，生产計劃能完成嗎？

韓根生 我馬上找到东村集上买苗子去。万一买不到，就等以后剪蔓子栽，多上些肥料，也能實現計劃。

刘 杰 好，好！考虑的眞周到。

韓根生 咳！不必夸奖。

(唱)今天多亏小茂生，險些誤了大事情。

冤枉汉三不應該，粗心大意罪不輕。

刘 杰 (唱)为人誰能沒毛病，只要有錯能认清，

你能虛心来改正，不愧革命老英雄。

韓根生 不敢当，不敢当！我們的工作搞得很不好，希望多多帮助、指导。

刘 杰 別客气！別客气！互相帮助。

〔拴福、吳六急上。〕

拴 福 队长，队长！

韓根生 什么事？

拴 福 紅薯苗子为什么又不卸了？咱們急等着用呢！怎么